



千秋事業存尺土
萬古玄機得寸心

——地質學家馬廷英先生生平事略

馬國光

馬廷英先生，字雪峯，遼寧省金縣人，民前十二年（光緒廿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八日，生於故鄉，民國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於臺北市臺灣大學附屬醫院因胃癌逝世。享壽八十歲。

先生出身貧苦農家，排行居長，有弟妹九人，年少多習農事。家鄉於早歲因中日馬關條約割讓日本，童少年入金州公學堂、金州中學，無不名列前茅，每月得獎學金銀元兩枚，貼補家計。弟妹所用文具紙張，亦無不爲長兄獎品所得。

十五歲，自金州中學畢業後，益增向學之心，乃隱瞞家人，私自報考夙有盛名之東京高等師範，競爭者極衆，且多年長者，不意先生竟在僅有之數名錄取者之列，旋浮東瀛，五年後，復以第一名自高師畢業，考入日本仙台東北帝大，曾歷商學、物理、地理等系，最後入地質系古生物學教室。

民國十八年，先生自東北帝大畢業後，留校繼續研究。當時主任教授爲以東亞洲及太平洋廣大地域地質與古生物研究聞名於世之矢部長克博士。先生爲矢部博士門下最受矚目之最得意弟子。長年追隨，形影

不離，情同父子。矢部博士不僅傾心教授，猶且在研究資料搜證方面，傾囊相助。偶因某種文獻難以尋獲，竟爲先生於全世界各大報刊刊行廣告搜求，其嘉惠弟子之情可見。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一度經濟極爲蕭條，先生聞恩師生活困苦，澈夜輾轉，乃排除萬難接濟恩師。終其一生，師恩不忘，言談中每及於此，研究室及臥室各懸矢部長克博士照像一幀，至死不移。

民國廿二年，先生以珊瑚研究之論文送交帝國學術研究院評審會，當時日本軍閥曾加壓力，提出條件，謂得博士學位後必須回到偽滿洲國大陸科學院任職，指導教授矢部長克博士不願軍閥干犯學術，先生不願受制於日本政府，乃經由恩師將論文送交德國柏林大學，順利獲得博士學位，日本帝國學術院復悔先前之要求，亦予通過。是以先生獲得德國與日本之雙重博士學位，爲當時學術界之一大盛事。

先生之論文爲有關珊瑚化石之研究，主要乃在於以研究造礁珊瑚之內部構造而發現其成長率，進而測知生長率與水溫之確切關係。此項發現，內容客觀充實，見解精闢，獲得舉世古生物學界之重視。自此爾

後，先生即鑽研不息，不斷發表研究論文，陸續有所發現，逐漸形成更深更廣之體系，滙為學術界之巨流。

於日本研究期間，日本友人及各方面人士曾多次勸說歸化日籍，先生置之一笑，不為所動。至民國廿五年，中日關係告急，先生受丁文江先生之邀，毅然歸國，行前秘稟恩師，矢部教授再三叮嚀如因研究需要，校中任何標本及資料，儘可携回。如此垂顧之盛意，先生每次提及，輒激動一如當初。先生秘密離日，蓋因已於日本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國際知名學者，倘事先為日本帝國政府知悉，或百將般阻撓。事實證明不出所料，甫離東北帝大，日本憲兵隊即行追捕，歸國後本擬赴鄉里拜望父老，然終因風聲太緊不能成行，途中之艱苦與驚險可知。先生遂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研究員，即刻主持東沙羣島珊瑚礁之研究，親自率團入海，除陸續有學術上之發現外，並撈出我國明代古物、確切證明該區自古即屬我國領土。爾後應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先生之邀，擔任中央大學教授。

先生返國後學術研究方面亦有重大之推展，逐步

發現地球自古生代以來，在古氣候及古地理上之變遷，予當時之學術界帶來嶄新之觀念。蓋大半世紀以降，「大陸飄移說」向來為一科學界爭執不休之論題，曾受許多國際地球物理學家駁斥，以為地球運轉力不足，難以形成飄移，「大陸飄移說」幾乎因此胎死腹中，經先生之研究論文發表後，此一論點復重新受到重視，先生猶且對當時維格納之「大陸飄移」學說提出實質上之重大修正，此一重要之發現與創見，近十數年來已深獲世界各國相關學者之驗證與推重，然而先生於發現之初，備受攻擊與譏嘲。先生過人之智慧、專一之研究、精深之見解，於茲可見。

民國二十六年底，抗日戰爭爆發，先生痛恨日本軍閥之侵略行為，遂以具體行動表示抗日：矢志於兩國敵對狀況下，不再於日本之任何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同時，東北閩人齊世英先生以東北流亡學生乏人照顧，邀請先生出任東北中學校長，先生慨然允諾，乃率大批鄉里子弟，跋山涉水，歷盡艱辛，往大後方四川安頓。事後先生即辭却校長之職，重返學術界繼續其地球大結構之研究。

抗戰期間，國內因運輸不便，每感資源缺乏，先

生遂受中央政府之請，上山入海，作各項資源之調查，足跡北達興安嶺，南至雲貴高原，可謂鉅細不遺。政府又因對日抗戰急須精確之沿海地形資料，先生乃於沿海諸省勘測地形，繪成地圖，以供軍方之用，工作期間餐風飲露，依然不以爲苦。又當時內陸各省民生艱難，百姓尤缺生活必需之食鹽，先生復應政府之邀，親自步行福建省沿海，調查「葫蘆形」海岸，作爲開發製鹽場之資料，日後政府依先生所提供之調查報告，不僅食鹽可以自給自足，更可銷售國內外其他地區，學者參與抗戰救國，先生固一卓然之表範。

先生於極艱困、極忙碌之生活中，亦從未放棄學術研究。抗戰期間，幾乎全部時間皆孤身在外，顛沛流離，蜿蜒於緲無人煙之崇山峻嶺中，浮沉於無際之波濤大海上。然先生平生最緊要之學術研究基礎，亦在此艱困期間奠定不移，諸如第四紀冰川問題，準平原之成因，紅土化作用等等地質學上之根本問題，皆於此時掌握其變遷契機，一生最重要之鉅著七種，長達數百頁，圖版逾二百五十幅，均於此際完成。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先生應教育部之請，擔任接收臺灣教育機構之特派員，先生深知日本民族之心

理，復以中國人特有之豁然大度，展開接收工作。當時許多接收特派員偏重房舍資財，先生察人之所未察，特重資料、圖書、標本、儀器設備等之保存保養。當時臺大醫學院附屬醫院僅餘燈泡一隻，先生見此，力排萬難，爲之爭取醫學上必須之儀器設備診療用品，使臺大醫院得以成爲有研究環境，亦能濟世活人之醫院，歷時多年而不衰。先生之接收任務順利完成後，政府本擬由先生出長臺大，或出長教育廳，然俱爲先生婉謝，僅接受海洋研究所所長之職，以其與本身研究之學問相關之故，從此先生復歸地質研究陣營。

臺灣光復之初，教育方面之經費極爲拮据，然先生仍亟力籌措，組成一支六十餘人之蘭嶼科學調查團，親自率領展開研究工作，當時之艱難遠較今日爲甚，而先生之研究成果斐然可觀。民國三十六年，先生又組團赴海南島及南沙羣島作學術調查，不僅於學術方面屢有發現，對國防軍事之貢獻不言而喻。而先生爲學術、爲國家，不避艱辛之精神，更屬有目共睹。

民國四十二年，先生發表「石油成因論」一文，推論臺灣西部之深處及臺灣海峽應有大量之石油蘊藏，其分佈之廣，直可達釣魚台諸島邊緣。據先生之研

究，地球因橢圓而非正圓，赤道地帶自然產生離心力，地殼受此力至某一臨界，則產生地表之整體滑動——此即先生地殼滑動論之重要基礎觀念——因此而產生「死魚線」、歷經數十萬年後，變為石油，而臺灣地區近海適在「死魚線」上，因此推斷蘊藏量當不為少。先生曾為此赴立法院作證，力主即時探勘開採，然仍有人以為不可思議，政府官員亦有持懷疑態度者，先生仍不死心，透過友人向總統 蔣公報告，蔣公知悉後，立刻命當時副總統陳誠先生及經濟部長尹仲容先生與先生連繫，積極展開石油探勘工作。如今臺灣自產油氣已佔年需要原油量一千八百萬噸之六分之一，可知先生二十餘年前之見解完全正確。

自茲以後，先生之研究工作復向更遼闊之境域推展，獲得許多國際榮銜，約十年前，法國巴黎之國際地球科學會議，五大類論題中，先生之論文即佔一大類，其重要性可見。其地球新體系之學說，以地球外殼會經滑動，致今日之兩極地帶即為昔日之赤道所在，合理推斷地球本體互古以來諸般演化過程，其創見甚獲世界學術界之重視。平生發表重要論文已達一百餘種，散見國內外各大學術專刊，早年被部分學人視

為「大膽假設」者，亦陸續因科技方法之改進而得以證實無誤，其遠見與毅力，復更為舉世所推重。民國五十一年，先生率先提出臺北地盆下陷之警告，當時亦為多數人難以接受，經過多年之後，此說亦成一般性之常識。又民國五十九年間，先生為協助確立釣魚台諸島主權，不眠不休，遍閱有關學術文獻及圖表資料，赴立法院作證，至今日本方面仍然無法推翻先生學術性之權威論斷。先生之地球科學研究，可謂無所不容，亦不因自教席退休而稍有懈怠，直至病篤之前，依然有最新之論文發表。

縱觀先生之一生，於學術方面之重大貢獻有二，其一為「大陸飄移論」。其二為「石油成因論」。「大陸飄移論」包含三項重點，一為珊瑚生長年輪及造礁成因之發現。二為發現地球上之陸地本為相連之一片，後受地殼運動之影響，撕裂而成現在之五大洲，三大洋。三為發現赤道自遠古迄今不斷轉移，而非固定不變。按此三項重點，目前已經成為地球科學方面最基本之知識，而先生於基礎地球科學之貢獻，由此亦可見其深遠。於「石油成因論」方面，則為國家之民生財富拓展鉅大領域，海域石油之探鑽，至今方與

未艾，如今南美洲方面陸續有海域新油源之發現，而此項發現，先生早於二十年前即已預先推論得知，足證先生「石油成因論」之貢獻不僅爲祖國獲取民生與國防之資源，尙且惠及世界。

先生爲人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朋友上自公卿，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包容，門生故舊遍及全球，足跡所至，直如自家屋宇。嘗言人生唯以朋友一倫爲大，處世唯求實在而已，寥寥數語，參透人倫。先生尤輕錢財，曾以國庫支票爲書籤，不知領換現鈔，終至失效。其一生過手錢財不在少數，然性耿介，有所不取，卽任接收特派員，亦未絲毫爲己謀，竟至身後無片瓦。除非具學術研究價值，否則任何事物，不僅棄之如糞土，而且視而無睹。好助人，某次讀一有關之學術論文，十分激賞，乃於清晨步行作者處拜訪，絕無老幼尊卑之成見。助人事過輒忘，子侄輩及門生從未聞先生自詡曾對某人如何如何照顧之言。然受恩終身不忘，日常中亦念念不忘。日人撤退之初，嘗留古董一批於先生居停處，日來日取回，先生爲之保管三十年，直至日本友人後輩來訪，欣然命之携回，分毫不留，亦不問價值若何，先生一介不取有至於此者。

先生安貧樂道，亦足爲當世表範。一生極爲清苦，從未乘坐三輪車，除非友人相邀，亦從不搭計程車，以八旬高齡，不論寒暑風雨，非步行即乘公共汽車，猶以臺北公共汽車之方便爲幸。生活亦極簡單，飲淡茶，吃粗飯，依然津津有味。民國四十幾年至五十年間，家道艱難，每餐僅一菜而已，先生亦欣然就座，從未抱怨。衣着但求舒適，一襲長衫，往來從容，所謂錦衣玉食，直似不知。平素作研究，嘗携大量饅頭麵包入研究室，可以數日不出，直至食糧用盡，方知人間歲月。

先生生活亦極規律，清晨輒起，沖冷水澡，嚴冬甚而大雪紛飛之日亦行之不輟。於七十五歲時曾因攝護腺腫大開刀，手術後三日卽自沖冷水澡，護理人員爲之大驚。長年以太極拳健身，從未間斷，直至胃癌開刀之前。其毅力可由此小事而見一斑。然而因醉心研究，不免飲食無常，每欲節省時間，兩頓亦可作一頓囫圇吞下，自信身體強健，必可得百齡之壽，後竟因消化器官致病而逝，寧有數耶？

未罹病前，先生體魄亦確實強壯，作田野調查，携學生上山入海，餐風飲露，體力常爲後輩所不及。

至隆冬時分，亦不着厚衣，唯一夾袍而已。先生聲若洪鐘，笑語朗朗，數十步外清晰可聞，故舊門生無不於此印象深刻。先生固一世貧窮，然無一語嘆窮。辭官不做，爲臺大校長、教育廳長、乃至中大籌備處主任等名義，事後亦絕口不提，非自命清高者可比。先生亦常受誤解而遭排擠，依舊狀若不覺，蓋專注研究問題，無暇相顧也。居室之簡陋陰暗，爲常人所不能忍，先生即在此環境中數十年，點燃一盤蚊香，研究工作通宵達旦而不歇。除學術外，先生無任何嗜好，來臺數十年，不曾於電影院看電影、不曾於戲園中聽戲、不曾坐茶樓、泡咖啡廳，不識繁華區如衡陽路西門町，更不辨酒樓飯店。研究工作稍得休息，唯蒔花植樹，亦從未講究品種。因從來不傷鳥雀，園中嘗有低枝營巢者，俯身可賞。見門前水溝阻塞，即躬親疏通，傍及鄰里巷街，默默工作，事後無一語道及。

先生待人寬厚，平生從未語人之短，但見所長，便讚不絕口。中日戰爭前後，先生於日本同窗友人前，始終不談國事，其日本友人悼文中亦曾提及先生在此之修養，欽服不已。然先生之沉默固非無膽無識，時機一到，毅然歸國盡一己之責，義無反顧，此與國

難時爭相去國者豈可同日而語？先生關心國運，然從不掛口齒間，重要關頭，則以行動表白。進退有節，取捨有度，其若先生者幾希？

先生病篤住院，原係三等病房，從未存以關係人情行方便之心，於急診室中等候二、三小時，無一句怨言。及至住入三等病房，即深以爲慶，嘗語其子曰：「不能再好了！」與同房病友交善，每受陌生人照顧，俟家人至，輒歷歷道來，命勿忘此善緣。及至院方因政府安排易爲頭等病房，仍期期以爲不宜，蓋深信「治療同等」，不願多事叨擾也。

先生住院期間，曾蒙總統、副總統、前嚴總統、五院院長及各界首長探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然始終以天下，以國家，以學術爲念。曾向總統報告我中華民國科學人才儕儕，中國之科學研究必然能够大放光芒，並且一再向總統表示起床後還要繼續研究，爲人羣做更多貢獻。謝副總統前來探病時，先生請求謝副總統特別於環境污染問題方面費心，當謝副總統說明已有明訂防止計劃後，先生面露笑容，深以爲慰。臥病時因成爲新聞人物，病房驟然間探視者川流不息，先生亦無一語問及端由，一切但以平常心相看，

不見一絲波瀾。

先生彌留之前，心中所繫，唯學術一事而已，昏迷中之囑語亦屬科學方面之專有名詞及問題片斷。家庭及個人身後之事無一字交待，先生平生所留，乃論文百餘篇，以外空無一物，亦無由交待也。兒女私情，早已化作對天地宇宙之大愛，何須更費一辭？

觀先生一世，踴躍坎坷，貧困潦倒，幾無日無之，而先生乃天地之過客，以大智慧、大心胸，坦然而過，一切哀愁苦難，似有而實無也。人情世故未盡通

達，至暮歲始悟錢財之緊要，孤寡之悽苦，終至束手無策……然凡此等等，亦不足以掩先生之大節。其豪邁雄渾見諸於治學，其灑脫放達見諸於處世，為人若此，古今罕有，固不敢云先生為曠代完人，然以先生平生，亦足以當今人之表率，先生撒手塵世，所以令人痛惜者，豈僅學術界而已，斯文日遠，絳帳清寒，睹此老成凋謝，唯願後死者急起直追，切莫一任縱橫寰宇之長才，淪為絕響，則先生飄渺山海星空，亦終得遺憾還諸天地，更無牽累也。

本刊稿約

□本刊園地充分公開，任何一頁文字都歡迎投稿。

□但由於本刊係一書評書目的專業雜誌，故特別歡迎新書的評論及用心製作、且具相當可讀性的專題書目。來稿長度依題材自有長短，一般性水準以上的文藝新書評論希望盡量短小精悍，如能在一千五百字內，自較易錄用。

□論述性文字論題請儘可能應時，論理儘量深入，文字儘量淺出，字數儘量壓縮，最好勿超過五千字以上，至多一萬字以內。

□訪問稿，請儘可能附上照片，訪問內容不厭其詳備、細膩。

□除現有專欄歡迎來稿外，如有與書相關的系列文章，本刊竭誠歡迎您也來開專欄。

□本刊儘量不更動來稿文字，如有更動必要必儘量與作者連繫，請來稿朋友，不分本埠外埠儘可能註明連絡電話。

□本刊一般稿費約在三〇〇—四〇〇元，特約稿不在此限。稿費通常發表當期結算，至月底若未收到，請與本刊連繫。

□除稿費外，並寄奉作者當期雜誌二冊，稿件未經刊用，亦寄贈本社稿箋一疊，如未收到，亦請與本刊連絡。